

6244

88

求言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九十九

八之二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九

衆言

周厲王時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象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齊威王時。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為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諍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奏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子謹為三老。帝親幸太學。以食之。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



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佐萬分一。太宗曰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寔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微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事。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許。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趙王倫乃舉

兵廢后。便讓張華。華曰。將廢太子。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主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雖性非



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即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新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惟承順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內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十七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且有言。然古人云。求信而諫。則謂之諤。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伏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罪。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太宗又謂魏徵曰。朕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承賴。太宗時。疎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



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唯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蓋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左右皆曰。陛下求言如此。誠社稷之福也。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又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事。魏徵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誇為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太宗又謂侍臣曰。比兩三月。不見公等諫言。未知以朕不可諫事。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魏徵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聖誠。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

玄宗天寶十五年。帝在蜀。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安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惟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朝隱昨日奉宣聖旨。遣贄歸還。猶未



收城。今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動。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尚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欲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賦。則郡縣懼乏。軍用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齟齬言且無驗矣。此皆勢

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書。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過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危恤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各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勿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合必。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於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虎。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



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目。陛下特加此揖。親與敎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各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怵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尙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此疑梗為斷。合易怨謗為謳歌。決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及覆

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選。

穆宗初立。逸游荒恣。監察御史楊虞卿上奏曰。烏鵲遭害。仁鳥逝。誰誘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誓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北虜方便。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痛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後。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備。邊亡見儲。國用寔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廷筮。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踈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



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  
訐寃。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  
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後唐廢帝清泰二年。帝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宰相盧文紀等無所  
規贊。文紀上言曰。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急  
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廷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  
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帝詔曰。舊制以五  
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閣  
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廷英之名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  
路稍塞。直史館謝泌上奏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  
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顯願之情。得以上達。帝

然之。

仁宗天聖三年。右正言劉隨乞顧問諫官。疏曰。臣伏念景德天禧之  
間。九域晏清。四夷欵附。生物咸遂。祥瑞荐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  
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獨知。  
是以雖居安而慮危。思長轡以遠馭也。其後唯得魯宗道劉燁二人  
充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洎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皇帝陛下自  
臨御已來。萬國歡心。百官承式。而乃憂勤庶政。備舉舊章。復置諫官。  
委以言事。臣最為愚懦。亦預東求。方竭驚鈍。少伸補報。旋因公累。出  
領外官。三年替還。復命供職。誓堅勤蓋。罔避誅夷。夫以品位甚卑。責  
任甚重。道君親之過失。指權勢之非違。冒雷霆之威。檢姦邪之怒。在  
於小臣。固當難事。若非恕其狂妄。俾盡誠懷。銜口保身。或殊任使。臣  
欲詳觀先帝之詔。上報兩宮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姦情冒



罷賢後。父沈憲網涉冤。賞典過制。盡政之類。知而必言。言之中否。唯聖人擇之而已。念臣塵諫職。內外三年。除朝請之外。未嘗一登金殿。略近天顏。雖名待從之官。今為疎遠之跡。唐初置一拾遺補闕。掌侍從諷諫。日親旒冕。凡事得以盡言。蓋是唐末已後。權臣阻絕。雖不預於宴遊。亦專司於諫諍。洎太宗皇帝改為正言司諫。精擇流品。號為清華。既為耳目之官。宜審詢訪之地。式期顧問。願竭愚誠。故不敢朋附。班聯。爰昧日月。有違詔旨。自速靈誅。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奏曰。臣聞三公之官。至重所以經邦。為事之統。實繁貴乎燭理。故明主躬親庶政。體貌大臣。常於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蓋君臣相遇。則可致時雍。上下不交。則謂之否塞。因在倚毗。丞弼詢訪善謀。使下情必通。上澤無壅。斯有國有家之大務也。臣伏見中書樞密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樞用。領三事之職。佐

萬機之劇。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辰。得親丹扆。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奉行。祇循常務。以天下之大。民事之艱。恐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欲望聖慈。當清閑之燕。迭召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一月之中。只乞三兩次召對。俾其極獻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好問之裕。下以申納忠之誠。明良之歌。上下同體。是故平時而論。可明其體要之變。臨事而辨。或近乎遊說之嫌。以虞舜之時。而云好察適言。以漢文之達。亦曰無甚高論。此實通國體。用衆智之大端也。至於鹽米之細務。叢脞之末節。此特有司之職耳。不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糾管之。庶其正小大之矣。適權義之中。延納訃謨。開益聖智。提綱總要。叶大德之不踰。造膝虛懷。明為善之最樂。臣猥以庸望。輒罄愚衷。干冒威嚴。隕越無地。先祿寺主簿蘇舜欽上奏曰。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



於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能於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機至繁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遺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覩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感往往竊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群下以來鯁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絕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

陛下垂拱法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補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虧臣子忠義之節而皆罹中傷竄謫不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百法江充近臣女子老入愚菴踈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復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慙念于茲可為驚惶伏望陛下需發德音追寢前詔懇於采納下及蒼生親觀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



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為衆。憫笑。蓋欲陛下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實蒼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慶曆五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關。元昊羌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

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郊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疏曰。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門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被言責者。唯御史臺官。僅十餘員。而欲陛下聰明無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一代。稱為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効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



絳而斥近倖之弊。敬宗因章奏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明君開諫用  
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并失。者不  
一。使賢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為高以言  
議。非所責。則朝廷之事何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群臣論議時事。斯  
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塞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陳欲乞  
特頒詔旨。告諭兩省臣寮。自今有開朝廷闕失。政令過差。軍機  
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  
進用。臣寮命取有裨補多者。用為選者。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  
圖傾竭。以助政化。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伏觀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  
根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王起。盧彥上言定州夜會擲磚。危等事。見  
追禁鞠問。以臣嘗聞太宗皇帝朝。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被後宮嬪

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  
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  
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  
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  
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  
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怒起之罪。以廣睿聰。有益聖仁。若  
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  
三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先朝以御寶印曆紙給言事官。今  
以時奏上。所以課得失而殿最之也。恭以陛下天寶宣仁。善聞諫諍。  
考於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甚將順。所以言者多見廢格。臣欲  
乞據今御史諫官見責於禁中。及中書樞密院人置一簿。每一章奏  
即簿上之。在禁中者。陛下時時觀覽。以備遺忘。以觀言者得失。有可



施行即教大臣施行。其在中書樞密院者。亦令大臣為詳閱。其已行未行勾注。每季終錄付史館。庶使後世知陛下納諫求治之意。仍令言者不敢妄有奏論。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曰。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制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前獻五短。雖智識闇淺。辭語陋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際。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

劉敞上奏曰。臣近嘗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閣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逡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群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機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已初為限。三月已後。用辰正為限。雖升降止於數刻之間。其於收斂群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群下至卑。以至早接至尊。甚難也。皆考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為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蘊。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恐。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延訪群臣。上殿劄子曰。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光又上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順指如意。臣是以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自不見也。星之前。身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機。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知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



歷事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况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自循隨廢舉而行之者。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當特賜施行。

先又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肯混。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廢。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廢。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

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成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儒。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



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願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先又上劄子曰。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

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智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其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先又上劄子曰。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為極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



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群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為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命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為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也。陛下踐祚未久。群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為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為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

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固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治平中。知諫院呂誨。乞詔中外。咸上封事。疏曰。臣恭惟聖德踐祚之初。臨朝聽斷。措紳權於中外。同慶。方天下延頸傾耳。仰奉新政。宜有講求。以厭群望。竊以章聖皇帝御正殿之二日。詔群臣直言抗疏。自古未治之君。未有如是之切也。有以知開闢言路。誠邦國之首務矣。陛下承先帝仁明之治。萬機無闕。臣尚慮四方幽遠。明有未燭。百執因循。事或過舉。在繼述之體。所繫尤重。臣欲乞陛下特降明詔。俾中外臣僚咸上封事。指陳朝政之闕失。時務之利害。採擇善言。恢張治道。則下情無壅。聖聰日廣。昌明盛業。自此而始。群心慶賴。不勝大幸。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疏曰。臣伏見近者水



災為害。萬眾失寧。愁痛未平。繼以淫雨。陰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慮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諫。非不丁寧。多士盈庭。徒為竊議。未聞各明上封章。副陛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群下有未通之情。朝廷無恤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人罹其殃。若非陛下至德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卜格太和。伏望聖慈。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並須命逐負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並命依次轉對。各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群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純仁又上疏曰。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逐負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之初。天下延頸企足。觀望聖化。正宜博覽群策。通

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群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不當以聽覽為煩。而以多言為厭也。况自古昔有敷奏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誠。警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皆所以深采群言。裨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僚轉對之法。本朝累聖悉曾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伏望聖慈。體明目達聰之道。念群情壅塞之弊。將臣所奏付中書門下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傅亮俞上奏曰。臣伏以近侍臺諫官。皆天子耳目心腹。所上章奏。宜即達聖聽。乃與其他文字。一例進入。脫有留滯遺失。內外不得相知。自來別無闕防。竊慮未為便穩。欲乞指揮禁中置簿。專令人管勾。逐日具有無及職位姓名章奏道數。畫一抄上。仍令通進司逐日亦依此畫一開坐。闕送閣門。閣門每日於引公事前。先次進呈。俟陛下親覽訖。然後付內照會。遇前後殿不坐。即令閣門具狀直進。



如有留滯遺失。可以根逐施行。

神宗初即位。下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鏡。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開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群臣。若知見思慮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命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顯擢。風爾文武。其各體朕意。庶盡令之非徒下也。於是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伏觀近降詔。覈許內外文武群臣直言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此誠陛下悉心求治。虛己待人。圖新庶政之當先也。天下幸甚。臣竊思之。內外文武職官。固多英俊之士。其間論議。或有可取。然不若侍從臺閣。乃天下賢才之所聚也。臣欲乞特降聖旨。取當今之急

務。問以所宜。令兩制兩省及館閣臣僚。一一條對。既以究其利病。亦以見其器能。候內外諸處奏到文字。就兩制館閣中擇智識優長。練習時務者三四人。置局看詳評議。逐旋具事理於所屬中書密院參覆商量。然後進呈取旨施行。所冀庶政交脩。下情盡達。

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曰。臣近嘗面奏降黜陳習。有虧陛下信令。理須追革。自爾未聞別有處分。尋屬迫近郊甸。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鼓動群衆。共成天下之務。惟在號令而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慎。行之豈可以不信。陛下即位之初。命群臣轉對其詔文曰。斥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課空文而尸素。仰詳明詔之意。是開群臣以盡言。使其抱負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議審擇。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臣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該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上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猶當函



忍以勸來者。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加斥貶。自違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獲其利。乃更有害。此臣愚所未諭也。昔晉文霸駁之君。商鞅刺核之臣耳。尚知假伐原徒。未以著其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得而使也。豈為人主而不務此乎。議者或謂陳習素行非美。今所言頗挾怨害。得貶不為不幸。此又流俗不知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藉使習實有此。乃自匹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懲於朝政。未為甚損。使天下之人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為害無甚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為失。亟加追改。而乃欲博詢細故。以補聰明。臣恐陛下思慮雖遠。而所及者愈近。施設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

知諫院范純仁乞詔近侍陳朝廷闕失。疏曰。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以左右王朝。協贊治道。蓋祿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

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園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捨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己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况今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憂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不務取禾。莫斯為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赴政府。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黨效。庶職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元豐八年。純仁知慶州。乞詔內外官條陳利害狀曰。臣伏觀六月二十一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未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啓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覩夫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唯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己。而不言也。臣寮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踈遠而慎靜者矣。有急於憂國愛人者矣。有昔嘗言而今愧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儻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群有司。使各盡其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

將為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蓋向來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今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開奏。亦

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



行之流為霈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明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哲宗初即位。下詔求言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諫言。虛已以聽。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曰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刃。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感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願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吉宜。悉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時韓維留侍經筵。乃上疏乞改詔書六事曰。臣近者伏觀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群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

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臣尚有疑者。若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為之者。何則。前云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復以賞爵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苟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于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違異聖意。巧為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為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枚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



德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災旱撰責躬求直言詔。及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姦人希宰相意。上惑聖聽。別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庇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但成虛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別撰詔文。編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鑒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上疏曰。臣先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命入見。於本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

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端。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微侍希進。下則銜感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銜感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



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  
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  
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  
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  
指諸掌矣。帝於是始改前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  
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違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  
民。永惟古之王。若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  
不遠。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  
王所以求而。而群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  
應中外臣寮及庶民。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  
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觀覽。以考求其中  
而施行之。

先又乞降封事。簽帖劄子曰。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  
內。皆如戶庭。問閭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  
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留於春秋。四海之廣。六閭之微。隱未嘗  
身親而目觀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  
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缺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  
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  
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  
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高議  
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曷  
若執政請聽臣寮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  
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勤加  
省覽。則朝政缺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



問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  
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  
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我惟在陛下斷志  
而力行之耳。

先知陳州。又乞開言路。劄子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  
愚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  
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  
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  
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  
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本  
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  
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追。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

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  
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  
一日無之。諺命曰。若疏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  
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  
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  
帝聰明。寧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  
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  
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  
情。臣謂群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  
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君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固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康。天下之人。莫不屬



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命依保馬元立條限。內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命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愴然失圖。憤悒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陷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歛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

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覆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癡。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奉太皇太后



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納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目。臣又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驚恪勤本職。苟刀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先又上劄子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護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

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詒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關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差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



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侍御史劉摯乞增諫員。許察官言事疏曰：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昨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咨諏訪遠，致人之言，開闢其途，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雜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鄙，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負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

史六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屈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按，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

求言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武王  
諤諤而昌。桀紂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謬諤。豈足致成周之昌。一人  
之循默。安能速夏商之亡。積累然也。何則。謬諤之言達。則壅蔽之患  
除。壅蔽之患除。則忠言日聞。忠言日聞。則變止於未然。禍消於未兆。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風長。則壅蔽  
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則忠言不聞。忠言不聞。則變生於不測。禍至於  
已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已傾。則其亡也不  
亦宜乎。壅蔽之傷國。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強。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而趙高咫尺。以鹿名馬。則四海九州。之以亂為治。以危為  
安。以白為黑。以賢為愚。固無足恠。是以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壅蔽之極。而秦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亂。係乎君子小人消長。內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患手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居內。是以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也。然則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貴哉。恭惟二聖臨御以來。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俱收並用。無有棄遺。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忠正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時。獲在言職。嘗蒙賜對。親承德音。使盡言無間。雖有過差。聖慈為之主張。臣佩服訓辭。以謂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過如此而已。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簾聽庶政。一日萬幾之微。四海九州之遠。深居房闈。與共事者。元老執政大臣爾。今此教人者。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廣達耳目。杜漸防微。况未能皆

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而陛下乃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開小人之隙。疑問一開。讒巧必作。則君子不可勝誅。而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朋黨比周之說。勝實直掠美之言。入。則雖聖聽不能無惑。聽惑則其弊必至於厭言。言厭則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復聞矣。臣切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勝大懼。願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無替前日之訓詞。除黨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無使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則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林旦上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以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當懷配



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曰。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滲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在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病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秣。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亦不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窮困無聊。則有溝壑盜賊

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已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窮寬。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則



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養軍，亦無所憾。

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求言疏曰：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先若茲嘉言，罔敢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

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捨己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克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為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飢，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是以民飢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萬生之物，一日溫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



如閬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令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為法以仁宗之心為心以齊王為戒知為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

中書舍人孔武仲乞輪侍從官進對疏曰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朝廷尋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苟不持之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從其意論思之效果安在也昔唐太宗開直諫則獎激之久不言事則請

薄之風聲所感群下自勵是以終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之效優出近世仁宗皇帝嘗御止陽門親策群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嘉群臣能屢來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仁祖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詳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况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天下之事者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及仁宗英宗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意輪流侍從官二人進對合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對之法雖廢論思之責猶在也元祐中中書舍人陳軒上奏曰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



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最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

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狀曰。臣聞自昔有為之君。欲以收攬威柄。備立政事。一新海內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之邪賢。不皆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為無稽。於後為有弊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物之變。故能所為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綱。更革時敝。為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時無有所諱。以廣聰

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內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為急。又况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者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為闕防。杜塞言者。指鯁言正論為矯激。以循默取容為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為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眾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為之志。則



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我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已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澆。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以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為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苟畏其惑亂。而遂廢

諮詢。是何其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為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輒因賜對。首敢以是為獻。伏惟留神采擇。元符八年。戶部郎中曾鞏乞復轉對。疏曰。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答中外之望。其為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臣伏觀先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日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髣髴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爾。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戶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察政令之得者。則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



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賤者不以踈遠而敢欺。陛下深處法宮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已聰明，則其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師箴，瞽賦，蒙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彼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已不如任衆也。舜之繼堯，所守一道。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謂繼治世者耳目尤不可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咨詢訪納，固非一途。然近世之所嘗行，祖宗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群臣，或論往古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務穡艱難，則上下相規，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感嘆，議息征徭。故能創業垂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

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敢言者賞其盡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謂諫雖未從，且不得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周世宗即位之始，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強兵威，內脩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咸以次對故事，不遂行之非難。此臣愚惓惓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學士大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竭。但慮詢求之未廣，聽諫之未至爾。陛下沛然發德音，下側怛之詔，使之極言，無有忌諱，則孰不踴躍奮勵，各罄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勸之以當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寬裕包函而不加以罪，非但舉空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內，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忠謀盡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一伸。天下之務，孰有怠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



也。至於廣收骨鯁敢言之人。充耳目之任。敕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思獻納。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悉者也。

哲宗時。尚書右僕射范純仁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疏曰。臣竊見旱暵作沴。兩宮無勞。減膳責躬。聳動群聽。臣以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待罪。乞行降黜。夙夜憂懼。思所以消弭災異之術。上禱聖猷。愚者千慮。庶或一得。臣觀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所以宣道人情。以消壅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庶所上封章。盈於萬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若收其燭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有司憚於舉行。棄擲散遺。稀獲省錄。故未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不以行與不行。據元初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為總領。仍許於

高書省。閣曹及祕書省。太常寺。國子監。王府及應閑。慢寺。監司局內。選擇郎官丞簿博士帖職教授等。指射一二十頁。分擘看詳。逐旋節略緊切大意。同申三省。其有關久遠利害。未可便行者。即行下當職官局。及逐處監司州縣。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保明聞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如此。則必得芻蕘之言。上裨堯舜之治。徽宗初即位。中書舍人曾肇乞脩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時政。狀曰。臣伏讀詩書見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羣臣進戒。亦皆至誠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嗣立。自乙丑至癸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及。夫詩書所載。固非空言。而康王纍然在喪服之中。上下相飭。如此其急。豈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故雖宅憂之際。虛心納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天質夙成。孝友慈仁。形於言



動自出居邸第。雖未有所施為。而天下稱頌。以為賢主。及踐祚數日。弛張廢置。出於獨斷者。莫不曲盡物情。大慰民望。則又天下歡呼。以為英主。此誠宗廟社稷之福。夷夏生靈之慶也。然臣以謂四海之遠。非一人視聽之所能周。萬機之衆。非一人思慮之所能給。必須合天下之目為之視。合天下之耳為之聽。合天下之心為之思慮。如是則陛下不視而明。不聽而聰。無思無為。而天下治矣。夫為此者。非他在。開言路而已。言路開。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達之情。以之震舉。故壞。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別忠邪。唯陛下之所欲為。無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事。則詔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于本朝。可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

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予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壘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大於此。願陛下亟行之。

右王言鄒浩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疏曰。臣伏見神考嘗詔侍從官言事。其略曰。傳曰。近臣盡規。以為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蓋以其責不在己。夫豈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或有含音。下懷實待。倡而發者。也。宜令侍從官自令視朕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而不恭。朕將用此考



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夫自五帝以來。神聖超卓如我神考。可謂群臣莫能及矣。然猶咨訪闕失。不敢忽如此。今陛下寵待近臣甚厚。亦神考之用心。願近臣未必皆能上體聖意。致以所見極言無隱。欲望如神考故事。特降詔書。諭以至懷。庶幾人人思自警竭。陛下從而覽之。豈唯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因以灼知而盡見。此要道也。

宣和六年。司封員外郎李先乞開言路。劄子曰。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詢謀。治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歷觀前代有為之君。雖聰明有餘。而切直之言。不絕於耳。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慎。不忘于懷。恭惟皇帝陛下。以睿智寬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整心求治。幾三十年。華夏乂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絕書。所謂太平盛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納。羣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

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宴安寵祿。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德。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廣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傾邪讒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劄子曰。臣竊觀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達於臣民。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耆。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禮。密貢封事。則有強貼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



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專事黃者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  
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  
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  
幸甚

權又論賞言者劄子曰臣近者傳聞奉議郎鄭敦義進士何大正等  
皆以封事進言各露恩賞所以開忠鯁之路踐前詔之語蒙蔽之患  
自此革矣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臣竊以謂天下善言雖有可賞而  
朝廷推恩未可太遽賞而太遽不能無弊古人有言曰言而有賞則  
怨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冒之人慕利而妄舉自前者詔書之下  
人情歡抃皆欲有言然而拘介之士意在憂國雖願其言之見聽又  
以希賞而自嫌欲言不言終於蓄縮此不能無弊者一也漢宣帝之  
初去封事之劄而天下之言始得盡聞于上吏民上書言便宜有限

輒下杜延年評處後奏言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當是之時對事雖  
多而人主不勞者以宣帝左右有親信可委之士也今陛下侍從之  
間可委之士未見其人千章萬疏獨煩聖覽人人希賞日日望恩陛  
下躬自應副不無少勞非所以寧玉體而澄聖慮也此不能無弊者  
二矣又上書之士各盡忠誠凡朝廷當密之機未發之命彼皆先揣  
其當然往往斥言而無避其事未經行遣安可先賞言者今日之事  
蓋有如此者矣此不能無弊者三也又今年省試下第之人不減數  
千上封事者十有三四臨去復留意各有望自料所言可以得賞則  
皆指日以待恩除望而有得然後欣悅臣恐朝廷恩命難以人人而  
悅之也此不能無弊者四矣臣愚以謂此四弊者皆生於推恩之處  
臣願陛下宣諭輔臣且賞敦義大正以誘天下敢言之士自餘章疏  
有可取者盡皆籍記姓名將來一併推賞賞之既緩則拘介欲言之



士却或無嫌。陛下萬機之餘，可以徐覽。朝廷當密之機，必待先行而後賞。欲去復留之士，可使悉心而俟命。如此，則四弊去矣。臣愚妄論事機，冒犯天聽，惟陛下裁赦。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御史言事。疏曰：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繫官邪正。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著在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

高宗建炎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太宗嘉納。顧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是雖狂悖，朕不加罪。淳化中，武程上疏狂警，大臣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之曰：朕曷嘗以言罪人哉？臣以是知祖宗所以得天下，定禍亂，雖規模

宏遠，未易窺究。大要納諫最為盛美，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渴聞嘉言。凡詔書為求言而下者，蓋五六。真有祖宗求諫之風。比日中外論事之臣，顧望畏忌，類多擗摭細故，無其骨鯁，以副青鯨之聽。臣實未喻。臣聞康澄上時政疏，以謂天象變見不足懼，直言不聞深可畏。臣雖愚黷，無識竊觀國家近事，亦有不足懼而深可畏者。欲望陛下申飭百官，明示以渴諫之旨，使各直道而行，盡言無諱，於以消天變而折敵衝，則太平淳化之治，其則不遠。惟陛下留神毋忽。

尚書右丞許景衡乞復轉對。劄子曰：臣伏觀建隆詔書，臣僚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近制每遇文德視朝，許侍從官二員轉對。雖放朝亦許封進。比緣朝廷多事，輒廢不講。方當國步艱難，修舉政事之時，而論思獻納，裨益國家，乃侍臣之



職也。欲乞詳酌。遵祖宗故事。每月朔前後殿起居。並許侍從官轉對。或放朝亦令對進。以副陛下虛己求言。紹復祖宗成憲之意。

紹興三十年。正字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為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目。或開天章閣。內出筆札。而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存廷之善。決當世之疑。威德成。功。至今蓋巍巍也。陛下自臨萬寓。備歷百為。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易將臣。舉直錯枉。治內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荆襄兩淮。地方數千里。田畝未盡闢。民兵未盡精。將置而弗恤。異則或非固圉之策。將屯田以實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此議者所以日夜為言。陛下所以宵旰憂慮。而朝護籌著。所以猶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同衆人之智明。臆度難精。若親見之謀審。臣願陛下監洪範之

訓。法仁祖之規。以此二疑。條為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備衆人之智。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實對。必使疆場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脩。而在彼者觀聽不惑。然後陛下與二三執政。總其說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頭之奏。時聞黈纆之聰。泛為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闊。較其利害。蓋相萬也。譬猶治疾。當集良方。苟無良方。但言疾狀。雖云明脉。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其然。伏望聖明。特垂睿斷。

高宗時。明寅上奏曰。臣恭親陛下虛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對。資衆謀。庶群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於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謹論。稽於上達。又無以稱陛下目。賢若渴之



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寮。若過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於閣。門人進入。則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

章誼乞詳延多士論天下利害。疏曰。臣聞大厦之建。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方今國勢未寧。邊備未設。錢穀甲兵之間。數至於廟堂。軍書羽檄之急。交馳於道路。一日二日之間。幾微鉅萬。陛下與二三執政之臣。朝思夕計。固曰無遺。酬對裁量。固云不倦。然而望治之誠。雖切於九重。而算計見效。靡凝於庶績。臣伏思之。此殆帝王之功。未可以獨致。而群士之略。所宜於編舉。以陛下天縱之聖。固已不自恃其聰明。而委之於執政任事之人矣。誠使執政任事之臣。亦不敢自任其思慮。而資其策於天下智謀之士。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哉。臣願陛下設為一司。詳延天下習知治體之士。使之極論

天下之利害。於政事則論其孰後孰先。於法制則論其孰用孰捨。論財賦則如何而足。論甲兵則如何而強。論都邑則何地可以宅中。論征討則何人在所燮伐。四民何由而得遂其生。百吏何由而不失其職。盜賊充斥。必有安集之方。夷狄內侵。必有攘却之策。然後宰相總持衆美而定議於廟堂。陛下公聽並觀而責成於宰相。如此則規模宏遠。來效可期矣。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故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及黔。今天下飢溺甚矣。此志士仁人違遑之日也。收覓群策。共濟當時之務。以拯斯民之急。非陛下仁聖誰為之。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誠不可以少緩。惟聖主留神幸甚。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乞許內外職事官言事劄子曰。臣聞廊廟之材。非一不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舜有大功。二十皆取諸人。此有



天下不易之理。况艱難之時乎。國家多事以來。十有餘年。大勲未集。陛下深創前失。力圖大計。宸謨廟筭。固無遺策。然道業至繁。日不暇應。千慮之外。有當却顧而預防者。或隱於尋常不見之地。非賴衆智。未易明也。夫今日當務之急。政事不可不脩。而自治之方未舉。夷狄不可不備。而善後之計未定。有志之士所深慮也。臣願陛下以此二事。詔內外侍從官及見任職事官以上。使得悉陳之。陛下與一二大臣。慎擇而力行。必有以上禪聖聽。助成恢復之功。其在外官。令於所在州軍。實封投進。行在官。依面對例施行。

起居郎洪遵乞修注官經筵奏事劄子曰。臣不肖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瞻望天威。近在跬步。至於御茗分珍。華樽錫坐。皆非糞土小臣平生所敢覬望。竊見春秋二講。每於雙日先期書殿。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脩注官雖與簽書未嘗有奏事者。皆云一近例如此。聯名

一曆不應別為二體。臣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讀罷。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此觀之。講退猶且不侍。何由不許奏事。欲望睿慈。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

遵又經筵進故事曰。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比上封言。政事得失者。何其少邪。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詔閣門通進銀臺司。登聞檢鼓。自今州縣奏請及群臣表疏。其亟以聞。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聖王。以左右輔弼諫諍之臣。為不足也。則又設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下至百官。官箴王闕。百工庶人。舉得以言。二帝三王之盛。用此道也。臣恭仰仁宗皇帝。承三聖休業。天下已安。已治。可以垂拱無為。方且深惟遠慮。一命令之下。一政事之出。孳孳業業。專以闕失為懼。嘗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又語輔臣以封事之少。丁寧告戒。惟恐



壅塞。方時海寓又安。俊傑居位。臣寮所陳。公車所奏。一言片善。朝至而夕行。故能四十二年之間。治功茂盛。跨軼三五。視漢唐為不足道。竊謂有天下者。當以仁宗皇帝為法。

中書舍人周麟之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厲精為治。勤求民瘼。芻蕘與誦。博采兼聽。孳孳如不及。四方利病。至纖至悉。庶人得言之。士大夫得言之。監司郡守近民之吏。得言之。此誠有虞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時也。陛下求言之意。聞之唯恐不行。行之唯恐不盡。而天下之所望者亦如此。故邇者士庶上書陳獻利害。及守臣到任。條具裕民事。進降者甚多。看詳者不一。然以臣觀之。夫要有三。或施之於民。而民利。槩之以法。而法通。若此類者。固無所疑。朝廷皆以次施行矣。有行之可以利民。而於舊法及一時指揮。或大相抵牾。或小有不合。言既不可盡廢。法亦不可輕議。若此類者。臣亦各懼其事之輕重。乞從

朝廷隨宜參酌可否。其或自有見行成法。州縣所當奉行。而猶申請不已。言者猥多。覽者易厭。臣每看詳至此。謂之無可施行。則實有其弊。設或一一甲嚴。則不勝其繁。凡若此者。臣今欲並行類聚。揔其條目。取自聖裁。特降明詔。戒諭郡縣之吏。使之明習條令。固或容私。遵守成憲。毋致違戾。究心夙夜。悉意奉行。庶幾使陛下愛養元元。廣謀從衆之惠。徧及寰宇。無一夫不被其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求言疏曰。臣聞天地至大。日月至明。而人之游乎覆載之中。出乎照臨之下。皆其德也。今使人旦朝贊之。暮夜譽之。則人必以為得狂疾矣。何則。天地日月。非贊譽之所能益。而亦無待乎人之贊譽也。人主之德。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蓋其所當然者。雖贊譽。何加焉。故其平居所宜聞者。切直之論而已。虛飾飾說。以相媚悅。非所急也。且凡贊譽者。非欺則諛。使欺且諛者得行。其志人臣之利。



也。而人主何利焉。若夫切直之言。乃人主之利。而又人主之所不利。故人主聞切直之言。常少。而聞贊譽之語。常多。此不可不察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之。猶懼不至。况樂聽。孰喜便佞。而惡聞其過乎。昔在崇觀。迄于宣和。一時用人。往往將順者多。而正救者少。馴致敗亂。職此之由。誠願推切直之為利。監贊譽之為害。狂愚者雖甚。必怒。諛佞者雖寡。必遠。則下情得。以上通。而天下治矣。

淵又上奏曰。臣聞昔之治世。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夫謗猶不廢也。非直不廢而已。舜之求言。乃立謗木。是使人謗已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又不禁人之詈已也。由是言之。後世所謂謗訕之刑。指斥之誅。豈古之遺哉。祖宗之時。謗訕指斥之律。蓋有不得已行之者。自紹聖已來。至崇寧和之末。何多也。使誠有是事。聞而改之可也。又豈可以一人之勢。而盡箝天下

之公論乎。若其無是事。而文致其罪。則天下之士聞之。將有歲其身而不見。膠其口而不言者矣。此今日之禍所由致。真宗朝有訟事。投匭者言涉不遜。真宗錄其所訟之事。以示外廷曰。若以其言盡付之有司。所寃未直。而指斥之罪先加之矣。真宗之心。與舜周公之意。可謂不期而合者也。後之子孫。其可不以為法乎。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愚。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此。皆為盛德。人主欲知諫之有益。斯言盡之矣。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之所以惡聞其過者。求已勝也。而不知未勝於人。終莫能勝。唯不求勝。乃能勝人。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夫如是。故能合天下之勝已者。資之以成已。何慮乎不勝。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蓋聖人未嘗無過。以人知之為幸。而君子有過。亦以改之為貴。未聞有惡聞其過



者。此所以有能有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其為勝也。不亦多乎。何則。今人之為不善。其知而故為之者。固不足道。有以善為之。莫之覺而入於不善者。是其始於善。不善特未明也。有人於此。指摘其瑕疵而譏議之。則其見聞智愚。必有以勝於我矣。若拒而不受。彼言之者。固無所損。而吾之不善自若也。如取其言之善。以為一己之有。是以天下之善為吾善也。雖欲不勝人。其可得乎。

淵又上奏曰。臣聞太宗皇帝嘗以里語告真宗曰。道吾惡者是吾師。是誰人之常談。而聖人取之。蓋人主唯不知其過。故與亂同事而不自悟。使聞其過而改之。雖堯舜可進也。由是言之。道吾惡者非吾師。而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夫不善者猶將內自省焉。而以為師。而况於攻吾之惡。乃所以進我於善也。其可師也明矣。仲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是而得

師。又豈因人而得之哉。不因人而得之。夫是之謂自得。人主能自得師。則天下莫不歸焉。其為王也孰禦。

光宗淳熙五年。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黈纆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寄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也。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為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外。鮮聞以其郡縣之利當興。其郡縣之害當除。徹于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做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詔黜陟矣。

寧宗時。袁詵友乞來忠言疏曰。臣切見陛下收採人才。實在朝列。必



欲使之各盡所長。以濟事功。臣觀在廷之臣。類皆謹守繩墨。無所裨益。如是。則其誰不可為也。陛下憂勤宵旰。于九重之上。群臣無能為絲毫助者。蓋親近者少。而疎遠者多也。陛下朝夕論事。未過二三大臣。雖侍從臺諫。固已進見有時。況於其下百執。儻有奇謀遠慮。安能為用。諭二三歲。始一輪對。以疎賤之臣。咫尺天威。方且驚惶畏慄。不暇尚安能從容言天下事哉。不過指摘細微。以應故事。遂使陛下有意聽言。未必皆可採之。言有心納諫。未必皆切直之諫。至於一有施為。近臣則曰。上意已有所向。小臣則曰。朝廷自有成謀。事有利害。則皆緘默不言。一或參差。始盡言其不可。間有敢言之臣。陛下又為之遷官進秩。徒可來希意苟合之士。而清修端潔者。又嫌於冒進而不肯言。臣謂未行其言。而遽進其人。乃所以杜言者路也。遂使天下利害。陛下以一人之身而獨任其責。將何望於天下士哉。雖臣亦為

大可愧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事有可否。不問侍從百執之臣。不以輪對。使各罄其忠。其言可用。雖無謀。援當力主其說。未。有成績。不可遽加進。確以為賢者之嫌。庶幾群謀用而勲業濟矣。

都官郎官袁燮上奏曰。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於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於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為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為於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尚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言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於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辦一職。孰為人望所歸。孰為清議所聚。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為綱。何者為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於為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於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於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楛剋日甚。名籍多虛。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於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於清問而已。

已。今宰執奏事。陛下猶有所咨訪。自從臣近列得聞玉音者寡矣。况踈遠者乎。此國家之大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日益加詳。至於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蘊。必將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於接對宮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為聖父淵默於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苟有所疑。亦必咨問。况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為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於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



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與宮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陛下毋忽臣言。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明堂之材。非一樹之枝。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以衆人之聽為聽。則其聽益聰。以衆人之視為視。則其視益明。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兼天下之智。悉天下之情。故能文武聖神。受皇天之眷命。溫恭淳哲。增玄德於無窮。此帝王之極功。古今之共美也。今國家體堯齊舜。坐阜天民。自先帝以來。乾坤再立。日月重明。一家之典式。方新萬姓之風俗。漸變太和。方立厄運。還來有共工崇伯之徒。扇滔天方命之禍。上玄降鑒。殲厥渠魁。復用賢臣。爰修治具。然而覆盆難照之地。生靈無告之者。餘風未殄。盛化未弘。知此事者。莫及官吏。不加詳問。孰肯明言。臣謂內外官僚。並膺天命。或申風化。或舉宏綱。或整治軍民。或監守營辦。各居其職。各掌其事。斯

皆達情弊之淵源。見利害之精微。皆有區區為國之心。坦坦至公之論。以國家雖開言路。未嘗專詢于百官。彼百官其意將曰。布衣之人。綽綽餘裕。無官守之拘。而有言責之階。則上自朝廷。下及軍民。無非所當言者。故敢言之也。今吾輩既當職分。職分之外。非所宜知。進則恐有侵官之嫌。退則自違忠懇之志。於是超然無懼。敢陳仁義於王前者。萬無一二焉。臣竊惜國家之聽覽。猶有所遺。而百官之忠告。未獲盡伸也。唐文皇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中郎將常何武人。不涉學。家客馬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之。何以實對。且言周忠孝人也。此蓋無學者假手於人而為之。亦足以見其友之何如也。且方今山野草茅之人。白屋衡門之士。猶使之上書陳言。况內外之命官乎。伏望陛下增光鸞紙。垂問鸚鵡。旁及外路之官。俾適中心之願。天人之相通。奚以審之。帝王之一揆。奚以行之。朝廷之美慶。



矣以增之。古今之大體。矣以施之。守成之治道。矣以先之。化刑之先。後矣以言之。綱常之正理。矣以本之。外方之未服。矣以來之。閭閻之疾苦。矣以救之。有司之私弊。矣以革之。食貨之富庶。矣以致之。其此等未能悉數者。皆矣以問之。凡省臺院部及管民官五品以上。內外諸衙門三品以上官。並各對之。凡官品不在限內而欲對者。聽凡無文者。具實事。凡所對在京師者。就呈都省。在外者。繳申所統。達于都省。都省未敢開拆。照視。乃奏聞于上。上命大臣議之。於是都省判送禮部。禮部官察院官一同評議。既定。具呈都省。都省及御史臺翰林院官議其可行者。奏聞而行之。凡言中者。至考加階。不中者。無罪。凡英材卓犖。超絕倫流者。別行不次用度。若然。則國家之聽覽無遺。百官之忠告獲伸。虞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此亦其一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國家之政。或有弛張。下民之心。即殊哀樂。驗於

民而知其政。聽其聲而見其情。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六義之分。道無二端之異。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馬耳矣。所以衆史掌於前。聖人剛於後。三百餘篇。非于六經。固非輕也。豈惟此哉。上世以來。裨官嘗立九流之內。小說預焉。凡道聽塗說之所造。閭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綴之而不忘。庶或一言之可采也。戰國而下。總攬權綱。以為狂夫之議。鮮有得中。聖人之書。是以為法。是以天子不採詩。諸侯不貢詩。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惟漢武之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然帝徒能好名。而不復察實。故當時之體。斷不能肩。上世帝王之治也。方今聖主拱極。賢臣毗政。群生已遂。四海咸賓。又奚須市井閭閻之語哉。但以古今聖賢之所同者。志於仁而已。厚其民而已。是則同。若夫政事之因時。損益之中節。則不同也。何則。議結緇之事。於耀文



之世豈能行乎。談無為之理於救弊之際豈可從乎。故雖有先王之陳跡而亦未能一一盡從之也。遂不免於旁搜遠覽。博達群情。庶乎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聖明開言路之後。陳言者莫非通經典之儒士。習文法之吏員。皆持大體以澆言。未悉輿論而備紀。由是觀之。則市井閭閻之語亦莫不可棄者也。昔堯有四凶。堯不能去。及舜為相而去之。非舜之明明於堯也。以舜之陶漁耕稼在下。親被其苦。故知之也。况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可不先於民乎。臣竊以為國家若立采風謠之官。則下民之瘼可以知矣。守令之賢愚可以辨矣。朝廷之得失可以聞而戒之矣。又審市價之高低。則知民之所趨尚者矣。察方俗之善惡。則知政之所當加者矣。聆歌頌之和聲。則知法之所當守者矣。伏望陛下令繡衣使者巡行之日。兼采閭閻風謠。達之憲臺。凡政事之失者。移文都省。改張條目。奏聞丹闕。付于隨處行省而行之。所以廣仁恩也。凡祝頌之和者。行下太常。播為雅頌。奏聞丹闕。薦于天地宗廟而歌之。所以廣孝敬也。仁恩孝敬既廣於上。而百姓心和于下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麋龜龍遊於沼。此蓋和之至極也。聖人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歟。







